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  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  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枷鎖</p>
<p>何為性？ 性，是枷鎖。</p> <p>生理差異本為中性事實，卻在社會掌心被一刀刀刻出形狀。鎖鏈看不見，卻在每次呼吸裡繃緊。有人稱「習慣」，有人說「常識」。但我知道，那是日常最細微卻致命的壓迫——一種被使用太久，以至不再被懷疑的暴力。</p> <p>我未曾遭遇最赤裸的撕裂，不曾成為新聞裡那被壓縮成兩百字、隨即消失的受害者，但生活的縫隙早足以讓我窒息。壓迫並非轟然砸下的巨石，而是細砂，一顆一顆落進肺裡。你以為仍在吸入新鮮空氣，卻忽略葉脈早被黏稠塵埃覆滿。</p> <p>壓迫，非單件事，也非一瞬間。它是重複的語言、成群的目光；是長年積累的恐懼。</p> <p>於是我想寫，寫日常，寫片段。不為追討責任，不為高聲宣告，只為留下記錄。或許會有人因而停下思索——即使不同意，那也是進步。性別各有難處，而我因是女性，才更真切觸摸到那份懼怕與疼痛。我不能置外，我就是其中一部分。</p> <p>一、約束</p> <p>腐敗的習慣像一顆水果。</p> <p>人們以為削去腐爛之處，剩下的還能入口。卻忘了黴菌早滲進果肉深處，隨空氣擴散，連呼吸都帶著隱隱酸敗，社會的叮囑正是這樣的黴。</p> <p>「自己住要在門口放一雙男生的鞋。」</p> <p>「搭計程車不要直接叫到家門口。」</p> <p>「女孩子衣服別穿太露。」</p> <p>最後總會補上一句：「這樣比較安全。」</p> <p>這些話像常年不關的電風扇，聲音低沉、隱蔽卻持續。你在劇裡聽見「要懂得保護自己」；在新聞裡聽見主播略過加害者名字，卻在形容受害者外貌時加上「穿著短裙」的註解；在親友口中聽見，他們語氣溫柔，卻將焦慮和責任一併塞進你的心。於是「小心一點」成了安慰的糖衣，「不能做」卻極少落在男性身上。</p> <p>想想看，殺人罪行可被血淋淋地重播，只為提醒人們「不能做」。但性別暴力呢？加害者的臉被馬賽克遮掩，受害者身分卻赤裸地被標註。最後只剩一句：「女孩要懂得保護自己。」</p> <p>惡被抹去，責任卻被放大，於是自由變得昂貴。</p> <p>她若想自由，便得提防自由的代價；她若想美麗，便要承受美麗的風險。社會說她可以選擇，卻在每次選擇前先擺上一份恐懼。</p> <p>一之一、審</p> <p>凝視本身就是利器。不必言語，眼神就能撕開皮膚，像標籤般貼上價碼。於是人不再</p>	

是人，而是待檢視的物品。

一個盛夏午後，我穿著普通的淺色無袖背心。那是個尋常的選擇，因天氣實在太熱。下課前，一位男同學側身直盯著我，笑了一下，對朋友低聲說：「她那麼胖怎麼敢穿無袖啊？」語氣輕快像隨口評語。我望向窗外假裝沒聽見，卻像被透明油漬覆蓋，擦不掉，呼吸也困難。無人替我說話，連自己也不知該說什麼。那句話像被掛在空氣裡，久久不散。

還有一次，我在教室角落翻著講義。一名男同學的視線毫不掩飾地落在一位女同學胸口。他壓低聲音卻故意讓旁人聽見：「她的奶真大。」她臉立即僵住，低頭像要把自己藏起。笑聲隨之炸開，輕佻卻刺耳。她沉默因任何回應都顯得多餘，可羞辱已像針般扎進空氣裡。

更有一次在自習室裡，幾個男同學竊語，卻刻意放大音量：「A 不錯，北醫牙等級。」「B 蠻漂亮，高醫醫等級。」名字被念出，放在無形榜單上，如同拍賣物件，還附上等級的價碼。她們不是同學而是條目；我們不是人而是數字與標籤。

我們試著表達不適，有人冷冷回覆：「我們就私下講，這是我們的話題，關你們屁事。」語氣裡的倨傲比言語本身更傷人。因在他們眼裡，不適並不算數。

我想這就是主體性的被剝奪。我們被迫待價而沽，被還原成身材與容貌，其他內涵被抹去，而此經驗並不限於校園。

我聽過一位女醫師的分享，在醫師年會上，她報上名字，對方第一句總是：「你是哪位醫生的太太？」少有人問她在哪家醫院就職，也無人稱她「醫師」，甚至有人以為她是 show girl，只因她「不太像醫生」。她的專業未被承認，她被簡化為附屬與裝飾。這種消解正是父權結構最沉重的悲哀。

凝視、語言、叮囑像無形之網，在日常一點一滴收緊。人不是立刻窒息，而是漸漸學會收斂、妥協，把恐懼當作呼吸的一部分。當習慣腐敗，便像黴菌滲入的水果，從裡到外爛透。

## 一之二、侵

凝視從不只是目光，它能滲進皮膚，像針尖往裡刺，當人被當作物件，眼神只是開始，接著便是侵入。

捷運車廂裡吊環搖晃，空調單調地吹。女孩背靠著門，雙手環著外套，視線停在手機。忽然，有凝視落下，不是一瞥，而是凝固的目光，像鉤子，像紅點，無聲對準。斜後方的男人，手機角度僵硬，螢幕黑著，鏡頭微微朝上。快門聲被關掉，空氣裡安靜得只剩電流低鳴。女孩猛然察覺，身體繃緊卻沒有開口，因她知道任何聲音都可能換來一句輕飄的回應：「妳是不是想太多？」

她沉默，同時，她的身體被擷取、壓縮成檔案，落進陌生人的相簿，那檔案會在未知的夜晚被反覆打開、播放，她毫無知覺，卻已被佔有。

社會卻對偷拍有兩種態度。

當偷拍者是男性，新聞標題震耳欲聾，提醒人們「男人是危險的來源」；當偷拍者是女性，輿論往往帶著笑意：「她只是玩玩吧」；「這樣也沒什麼」，女性的惡被消解，不是因它無害，而是女性行為從不被嚴肅對待。男性的惡之所以可怕，是因它與力量、支配緊密

相連。於是受害與加害都被擺在父權的棋盤上，被定義、被規訓。

偷拍不是終點，當「看」不再滿足，就會轉為跟隨。

夜晚街道安靜，店家拉下鐵門，只剩路燈昏黃。她走在回家路上，鞋跟敲在地面，聲音單一、規律，但節奏很快被另一組聲音打亂，不遠不近，總保持幾步距離。她加快腳步，心跳和呼吸也隨之急促；背後腳步同樣加快，踩在她的神經上。她忽然停下想確認，身後的腳步也停下，落在同樣節奏裡，巧合太過精準。影子被路燈拉長，兩道身影在地面交疊，她不敢回頭，怕看見的不是陌生人，而是等待她的惡。

觸碰，是更赤裸的侵入。擁擠車廂裡，一隻手臂緩慢靠近，像不經意地擦過。皮膚與布料的摩擦只是一瞬，卻比針尖更銳利。呼吸湧到耳邊，滾燙、黏膩。

「只是擠到。」他笑。

笑聲短促，卻比擦碰更讓人窒息。她退無可退，只能往內縮。而在他的語氣裡，她的不適並不存在，存在的是他為自己行為早準備好的辯解。

當偷拍、跟蹤、觸碰仍不足以滿足，慾望便直指極端：性侵、情殺。

報紙標題往往只剩一句：「女子遇害。」，加害者名字被模糊，受害者衣著、工作卻被逐字描畫。錯的好像從來不是他，而是她。

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便是此結構最赤裸的呈現。

十三歲的房思琪第一次被侵犯時，脫口而出的是：「對不起。」

「為什麼是我不會？為什麼不是我不要？為什麼不是你不可以？」多年後她才意識到：一切可化約成第一幕——他硬插進來，而她為此道歉。錯不在她，卻被推到她身上：錯在沒有逃走、太年輕、太漂亮。而加害者呢？他是名師、才子、菁英。正因如此，他的暴力得以被光環遮掩、合理化。

她被迫把暴力合理化為愛，把痛苦消解成學習：「如果我先把自己丟棄，那他就不能再丟棄一次。」這種自殘式思維，是社會逼迫的產物。小說裡她的「對不起」說給加害者，也說給整個社會。因社會早準備好答案：強暴可被粉飾為愛情，被誤讀為曖昧，而真正該被責備的永遠是女孩。

偷拍與強暴看似遙遠，卻遵循同一邏輯：

男性的惡因力量而被放大，又因權威而被淡化；

女性的惡被一笑置之，而女性的痛苦卻被放大成責任。

房思琪與新聞裡的女孩遙遙相望：一個在課桌前低聲說「對不起」，一個在社群留言裡寫下「對不起」，不同場景，相同結構，她們都死於同一社會——一個容許加害者隱匿，卻要求受害者一次次證明自己「無辜」的社會。

暴力從不是突如其來的惡。它早浸在每天的呼吸裡：在凝視裡、玩笑裡、沉默裡——無聲，卻無處不在。

## 二、流動

我們總以為自己憑「事實」做決定。

可事實從非完整堅硬的磚，更像被反覆折疊的紙，有人寫下家庭期待，有人壓上社會規訓，有人留下創傷與欲望摺痕。當紙被一再翻折，皺痕比文字還深。到最後我們倚靠的

不是事實，而是感受；不是推理，而是情緒，一句話出口時可能輕如羽毛，但落在心上的重量各自不同。

語言便是這樣的重量分配。

在古代，它是最隱密卻最有效的枷鎖，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像鐵鎖流傳千年，使女子與學習擦肩；即便能讀，書頁多半只限於女德。班昭在《女戒》裡描畫：守四德、曲從公婆、取悅夫家。每字像刻刀，把順從刻進身體，把獨立抹去。於是語言也分了流：「嫵」、「妒」、「奸」成為道德審判的符號，落在女性身上的讚美只剩美貌與溫順。這些字眼像透明繩索，把人繫在框架裡，讓世人以為依附是天職，犧牲是美德。

語言對女性究竟意味著什麼？

它既是規訓，也是審判；既是枷鎖，也是傷痕。它不只活在書頁裡，也藏在親人溫柔的叮囑；同學隨口的玩笑；新聞冷靜的語氣裡。語言流動於日常，而其方向早已決定誰能昂首，誰又必須低頭。

## 二之一、教育

教育或許僅是生命中的一環，卻是最容易塑形的一環。

像未乾的陶土，孩子被看不見的手塑形：知識賦予骨架；考試給予邊界，社會期待則替他們蓋上一層釉。最後他們被燒成「適合」的形狀，整齊擺上制度的架子。

今年我看到一則模擬考題，作文題目是「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」，其要求學生以第一人稱寫作：母親已決定代孕，請描述從懷孕到生產的經過與感受。表面像在訓練想像，實則悄悄安置了立場：學生必須「接受」，必須替一句「選擇」尋找理由。

我不否認有人支持代理孕母；也理解有人願為他人的渴望付出身體與時間。但在價值觀尚未穩固的年歲，讓未成年的學生以「孩子」之姿合理化一切，是否過於輕易？當法規尚未開放，社會討論仍擺盪；命題卻已把「母親是代理孕母」放作前提。範文有一句：「我只是把我有的，借給她用一下。」——「借」字看似溫柔，卻最鋒利，借的通常是物品，可被歸還，那在這裡借的是什麼？子宮？青春？還是疼痛與時間？語言在此完成置換，把女性身體由主體轉為物品。當語言把人處理成物，它便能為交易鋪路，只要貼上「善良」、「成全」等標籤，犧牲似乎就合理。

教育若只教會孩子把艱難說得悅耳，而不教他們看清語言背後的傾斜；不帶學生理解「借、租、捐、賣」如何悄悄移動倫理重心，那便不是在打開思辨，而是在訓練接受。「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」看似一道作文題，實為一種價值塑模：把身體化約為器官，把女性化約為角色，把孩子化約為順從的旁觀者。

語言的流向決定人的走向，如果教育的句子先替我們把方向拐好，孩子便只剩把故事寫完的責任。

## 二之二、再製

有一天我在自己版上發了一則貼文，一如往常分享日常與賴式幽默，和朋友說彼此懂的玩笑——有點鬧、有點拽，卻不針對任何人，像朋友間打鬧時輕踢一下椅腳，不疼甚至帶點親暱。

沒想到一個陌生女生忽然冒出來，留言：「這咖真大杯。」

我盯著那行字，像盯著一個從天而降的審判，不知它從何而來，也不知我做錯了什麼竟值得她這樣說。語言很短，情緒卻很重。那瞬間有些刺眼，不是感動，而像被鎂光燈照住，突然發現自己站在審判台上，什麼都沒做卻被定罪的那種晃眼與荒唐。

我讀了三遍，心中不是怒，而是一種悶熱的沉靜，像在七月午後坐進無冷氣的密室，空氣厚重如舊書封面的灰，讓人無法大口呼吸。那句話之所以沉重，是因說出口的人並非你以為會傷人的那種人。她受過良好教育，甚至可能被視為優秀。她選擇的詞彙輕巧、冷靜，切中社會語感的節點，卻更像一把藏進掌心的刀，無聲無息卻留下長長傷痕。她或許不覺得這句話有什麼，因從無人教導：權力的語言如何在日常被包裝得如此平易，如此理所當然。

這也正是最令人難受之處。她用那樣的語言加深了性別刻板，卻未意識到自己並非站在結構外的清醒觀者，而是結構的產物——被教導成可以這樣說話的人，也是被限制看見其他語言可能的人。她以為自己在講理，其實只是複述一份早被灌輸、從未質疑的劇本。

語言是冷的，但語言的根是熱的。那句話像無人監管的火山口噴出的煙，熏得眼睛發澀，也讓我意識到：我們仍活在把性別分工與嘲諷繡進日常語言的社會。這樣的語言來自於她，也會從她流向他人。

受害者最終也可能成為再製者。

我常想文字的結尾或許該像作文那樣收束，給出光亮的展望，告訴大家該如何做、如何想，於是社會會變得更好，但那並非我的用意。

我不期待所有人都循著同條路去思考，只希望這些句子能留下縫隙，讓人各自探入。矛盾被指出就足夠，至少有人感到不安；至少有人開始看見裂痕。

語言像紙，被不斷折疊，最後皺摺難以攤平，它落在人心中，有時輕如羽毛，有時重如鐵塊，它能溫柔也能窒息，我們以為自己正在漂浮，其實早在透明的水裡緩慢下沉。人們早已習慣削去水果腐敗的部分，安慰自己剩下的還能入口，卻忘了黴菌早已滲入果肉深處，隨空氣散開，連呼吸都帶著酸敗，枷鎖，正是這樣的黴：無形，卻無處不在。

所以，何為性？

性，是枷鎖。

那麼，何為枷鎖？

枷鎖，是我們應共同敲擊之物。每一次的敲擊，都讓它不再能假裝沉默。直到有一天，當鎖鏈真正鬆開，我們才能明白——原來，呼吸能不用那麼費力。